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第一回 喜豪華起造園亭 三篋騙計哄呂昆

詞曰：不喜皇都帝裡，只愛山野村居。說什麼繡戶珠幃，怎比俺團圍竹籬；說什麼高車駟馬，怎比俺藤床竹幾；說什麼金貂玉佩，怎比俺麻鞋草履；說什麼美姬俊僕，怎比俺稚子山妻；說什麼珍饈百味，怎比俺淡飯黃齏。醒來時下局棋，悶來時做首詩。喜的是海棠帶雨，愛的是出水芙蓉。正逢著菊綻東籬，又不覺寒梅雪裡。不管是和非，不論興亡事。任他去爭名奪利圖榮貴，怎比俺水秀山青隱土居！

這一首閒詩按下不講。

且說這《玉燕姻緣》小說的故事，出於大宋神宗天子年間。江南蘇州府吳縣閶門內有宦家，姓侯名筌，字伯魚；夫人仇氏，所生一位公子，名韜，字聞略。他父親現為三邊總制之職。因邊關乃險要之地，所以不便攜帶家眷上任，將夫人、公子留在家中，只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侯大爺自他父親到任之後，眼前少了一個管頭。俗語道：富貴生驕奢。若論家資，卻算蘇州首富。每日三朋四友，日日飲宴，夜夜笙歌。結交的盡（情）是一班三教九流，好閒子弟。府中有幾個篋客：一個姓黃，名子方；一個姓李，名連義。二人原是在庠生員，因慣代人刀筆，出入衙門，如同兒戲；學院按臨考試，訪得他二人招搖撞騙，劣跡多端，所以學院行文，將他二人頭巾革去；無以為生，目下在侯府做了個篋客。內中還有一人，姓莫，名樂本，是江南人氏，一向買賣營生。這個人名與號到不出名，惟有個綽號，人人皆知，俱喚他叫「六頭」。你道那六頭？騎馬在前頭，走路在後頭，坐席是橫頭，吃的是骨頭，用的是搭頭，賭錢場上賺的是非頭。只因上年辦了些京貨買賣，慕這蘇州乃天下第一個馬頭，來至蘇州。不上半年光景，把些本錢花費的乾乾淨淨。目下也落在侯府，做了個幫閒篋客。

且講這侯大爺，本來生性不好讀書，貪戀酒色。若講「讀書」二字，就頭昏腦悶。每日同這三個篋客非嫖即賭，問柳尋花，也算得個風月領袖。俗云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卻被三個篋客弄得來昏天黑地，把讀書二字付於流水。

一日，莫六頭在侯大爺面前說道：「大爺府中偌大家資，若不尋個樂境，終是一個俗人。嘗聞古人秉燭夜遊，惟恐光陰易過。何不在城外起造一座花園？栽種名花古樹，跑馬射箭，可供終日之樂。不知大爺意下若何？」侯大爺心中久有此意，只因當時他父親在家，畏懼尊人，不敢自專；今他父親離家甚遠，雖有夫人，卻管他不下。侯大爺聽了六頭幾句言語，甚是喜歡。道：「就是我家爺爺回來，那時也起造成工。自古道：成工不毀。就是將來倒下運來，也還落得一塊產業轉賣他人。常言說得好：千年田地，八百主人。生死成敗乃尋常之事，不用多疑。」立定了主意。

即命莫六頭在城外買了一塊空地，請了工匠，丈量周圍十餘里。畫了圖形，起造亭台數十餘座。即命黃子方、李連義採買磚瓦、木料，又托六頭管工。選了吉日動工，定限三個月完備。取名南凹小桃園。果然曲水流通，參差樹木，實在齊整。本來這三個篋客也會辦事，各處亭台擺設，無一處不好，所以侯韜一看，十分贊美。

自造這所花園之後，一時哄動蘇郡。不論遠近，來游小桃園，即士大夫、鄉紳人家俱來借園遊賞。車馬盈門，日夜不息，頗極一時之勝。

時逢天氣融和，花明柳媚，侯大爺在家納悶，欲要到園中散散心懷，遂吩咐備了抬盒、一切器皿，都發至園內等候不提。

一會工夫，黃、李、莫三人已到，見府門外扛抬不息。莫六頭問道：「你家大爺今日何往？」有人說：「大爺到園看花。三位相公難道不知麼？」李連義道：「大叔有所不知：我們昨晚被大爺多灌了幾杯酒，卻吃醉了，並沒有曉得大爺到園中去的話。」那人又道：「莫不是三位相公酒後忘卻了？」大凡做篋騙的人是要方就方，要圓就圓，生怕得罪侯府中人。黃子方連連說道：「是昨晚我們吃醉了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從外面進來。只見卷棚下拴著許多的牲口，鞭轡備得現現成成。有人說道：「三位相公，大爺等候多時，三位相公請快走一步。」

三人來至花廳，只見侯韜衣冠齊楚，專等黃、李、莫三人一齊動身。三人搶一步當先，說道：「晚生等因昨晚多吃了幾杯，故爾來遲。望勿見罪。」侯韜看他三人眼斜目瞪，〔想〕來他三人因昨晚飲酒太過，〔不〕免回去又乾些風流好〔事〕，所以宿酒未醒，有些癡頭呆腦。侯韜大笑道：「你三人如此大量，日後可以戒酒。」莫、李二人聽見戒酒，就像殺了他家的父母一般，說道：「晚生等溝渠之量，何能比上大爺江海？日後少吃些罷。」侯韜笑道：「今日也備了酒餚，發至園中，暢飲一樂。爾等何必故推？」六頭道：「既大爺如此，晚生怎敢不捨命陪君子！」言畢，四人出了花廳，來到大門外，上了馬。侯韜騎了一匹紫騮，黃子方騎了一匹黃驃，李連義騎了一匹烏騮，莫六頭騎了一匹青驄。餘者俱是家人奴僕。

離了府門，不一會工夫，到了園中，眾人下了馬。一邊有人飛報導：「大爺來了！你們的茶可曾齊備？」書童道：「水已開了。立刻就獻上茶。」再講黃、李、莫三人陪了他，來至薛蘿軒坐下。家人送茶。茶畢，侯韜並無一言，只是悶悶不樂。難道三個篋客陪著一位東君，卻沒有一句話說麼？只因先把些話都說完了，連打發勾死鬼的話也沒有一句；況又是仲春天氣，侯韜坐下，只是打盹。真正是：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悶向愁腸瞌睡多。